



# 百年亲历，期颐老人笑谈家国巨变

20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老人钮六连和安焕珠也迎来了百岁生日

这些晋北农村与党同龄的老人，用活过的经历诉说着百年巨变

“这日子过不够，大家对我好，享福着呢，舍不得死。”说起每天的生活，爱笑的钮六连又笑了起来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

安焕珠说：“年轻时苦可重，放旧社会，骨头早就沤没了，现在可是活到天上了”

阳高是山西省大同市百岁老人最多的县区，现在有19位百岁老人，占全县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一

按照联合国长寿之乡的标准——每10万人中拥有百岁寿星7.5人，阳高是名副其实的长寿之乡

本报记者孙亮全、詹彦

百岁老人钮六连每天还要喝一碗糊糊。这种以玉米面或小米面配着土豆、菜叶子熬成的稀菜粥，老人年轻时从未吃饱过。

在20多公里外的山西省阳高县龙泉镇义合村，同样1921年出生的安焕珠如今竟然习惯了吃拿糕，年轻时不能消受、难以消化的晋北主食，她每天中午要吃两个。

虽然耳不聋眼不花，钮六连对于过去苦日子的记忆，也剩得不多了。“那时太苦了，天天回想，咋能熬过来？”大女儿师荣秀说。

摆着手不说以前的安焕珠，不断重复：“现在的日子，算是好到天上了吧。”

晋北农村与党同龄的老人，用活过的经历诉说着百年巨变。

**放以前，骨头早就沤没了，现在可是好到天上了**

冬至过去不久，晋北已经很冷了。

大同市阳高县罗文皂镇的管家堡村显得更加静谧。

山村背后的云门山，属于阴山余脉，上面有横跨东西的明长城，翻过山，就到了内蒙古地区。

百岁老人钮六连，将外出时间再压缩，只选在最暖和的午后，拄着拐棍，去街角背风能晒到太阳的地方，和老邻居们坐一会儿。

钮六连虽然已经100岁了，除了牙掉光了，耳不聋眼不花，腿脚也无碍。

早上7点多，钮六连自己穿衣起床后不久，五儿媳乔秀清就把早饭端来了。

这个月，钮六连住在最小的五儿子家里，四间亮堂的大屋子，她住最西面的一间。一个大炕横在窗户下面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晒着太阳。

屋子里暖烘烘的，炕上也一天到晚热乎着，桌子椅子都收拾得利利索索，擦得干干净净。

老人爱干净，哪里脏了乱了，就指挥儿媳收拾。

屋子里墙上的电视也会经常开着，老人会看，虽然儿媳说她啥也看不懂。

“老人要强，不爱麻烦人，去年的时候，还自己做饭哩。”乔秀清说，他们实在不放心，今年开始，让老人在几个孩子家轮着住。

如今老人的三个孩子生活在管家堡村，四儿子师云、五儿子师光和嫁到本村的大女儿师荣秀。

100岁的老人依旧不服老，有时要自己洗衣服，出门还捡几根柴火。

走路时，要是有人搀，她就会不乐意，吵着让人把“腿”还给她。老人的“腿”是一根拐棍。

“这日子过不够，大家对我好，享福着呢，舍不得死。”说起每天的生活，爱笑的钮六连又笑了起来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安焕珠没有钮六连那么“自由”。两年前摔了次跤后，安焕珠的腿脚有些不便，耳朵也背了。但她的牙还不错，除了腮牙没了，其他的都还在。

牙好胃口也好，安焕珠78岁的大儿子吴生文说，老母亲每天早餐要喝一袋奶，中午吃一顿拿糕，晚上则是吃馒头喝粥。



在山西省阳高县罗文皂镇管家堡村，百岁老人钮六连在家中休息(12月8日摄)。

本报记者詹彦摄



在山西省阳高县龙泉镇义合村，百岁老人安焕珠在家中休息(12月9日摄)。

本报记者詹彦摄

“现在吃得起了，也没毛病，能消化。年轻时可不敢吃，那时候家里冷，身体差，吃了不消化。”安焕珠说，不看看现在铺的啥、盖的啥、吃的啥，喝的啥？

事实上，以黍子面做成的拿糕，并不好消化，虽然是晋北的传统主食，现在年轻人吃的已经不多了。

关于以前的日子，安焕珠总不愿多说，只是摆手。“年轻时苦可重，放旧社会，骨头早就沤没了，现在可是活到天上了。”

“活到天上，应该是老人能想到的最美丽的词汇了。”与记者同去老人家里的阳高县卫体局副局长姚彦军说。

阳高是山西省大同市百岁老人最多的县区，现在有19位百岁老人，占全县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一。

按照联合国长寿之乡的标准——每10万人中拥有百岁寿星7.5人，阳高是名副其实的长寿之乡。

分管老龄工作的姚彦军也是老人们家里的常客，老人们对他都很熟悉。

“这些年对老人们的政策也很好，他们生活得确实没有忧愁。”姚彦军说，这两位百岁老人，每人每年除了低保金约5000元、养老金1000多元外，还有市县两级的高龄津贴，一年六七千元。

**结婚时的一身紫色粗布衣服，磕完头，就被要回去了**

1937年，无论对钮六连家，还是对整个中国来说，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。

16岁的钮六连从隔壁乡的村子嫁到了管家堡村。

84年之后，当时的新娘关于婚礼最清楚的记忆，没有彩礼、没有陪嫁，只有一身新衣。

那是什么衣服啊，年轻人已经没有概念了。手工织出的粗布，被染成了紫色，是当时婚礼上最亮眼的色彩。

但是磕完头、拜完天地，这身“婚纱”就被婆婆要回去，拆了。

“家里太穷了，衣服还有他用。”钮六连说，她每天得给婆婆洗脚、梳头。生完孩子的第三天，钮六连就给家里做上饭了。

聊起关于婚姻的记忆，安焕珠直拍炕。“炕上没席，墙上没皮。”

晋冀蒙交界处的阳高，是古地。自赵武灵王设县高柳，金改名白登，清雍正三年改称现名，阳高迄今已有2300余年的历史。

三面环山，北跨万里长城，以阴山余脉与内蒙古接壤，南有北岳恒山山系的六棱山。

现属大同市的阳高“地逼边陲”，历代为攻占驻戍之地，生产开发较晚，明后期才由军事基地转为民政。

为防蒙古各部侵扰，明朝修建外长城，设九边重镇。镇下有卫，阳高为阳卫，归大同镇。附属建筑设施为堡，阳高县目前仍较为完整地保留着镇边堡和守口堡等古军堡。

“这日子过不够，大家对我好，享福着呢，舍不得死。”说起每天的生活，爱笑的钮六连又笑了起来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安焕珠没有钮六连那么“自由”。

两年前摔了次跤后，安焕珠的腿脚有些不便，耳朵也背了。但她的牙还不错，除了腮牙没了，其他的都还在。

牙好胃口也好，安焕珠78岁的大儿子吴生文说，老母亲每天早餐要喝一袋奶，中午吃一顿拿糕，晚上则是吃馒头喝粥。

“堡分军堡和民堡，钮六连所在的是管家堡就曾是民堡，是部队家属居

住的地方，加之移民，慢慢形成了规模。”阳高县委党史办主任景彦斌说。

时针拨到1921年，那年3月，在一个庄户人家里，钮六连生出了，在7个姊妹中，排行老六。

几个月后，13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秘密来到上海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。

谁也不知道，亿万人的命运将和这个组织连接在一起，包括钮六连。

阳高县呈上大下小的哑铃状，于大同市区之东，山地、丘陵、盆地各占三分之一，境内桑干河、白登河几乎从未断流，耕种条件历来较好。但在钮六连的童年记忆中，从没吃饱过。忍着饥饿，她逐渐长大。

“没吃的没穿的。”钮六连摸着与同龄老人相比都显大的脚说，家里姊妹多，大姐二姐缠了脚，轮到她这，十厘米宽的裹脚布也没有。

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，民不聊生。民国初年，军阀混战，淮军、奉军都曾占领过阳高，后来长期盘踞在阳高的是阎锡山的部队。

钮六连出嫁那年，日军来了。

1937年，日军入侵，阳高作为三晋门户，首先沦入敌手。

“日本人来了，村里人就跑啊、藏啊。”钮六连说，日本军队可造了不少孽。

景彦斌说，1937年9月，日军占领县城当天，就在县城的南瓮城枪杀了600多人，两日后又杀了400多人，制造了“南瓮城惨案”。

安焕珠也留着悲惨记忆，她伸出手指划着：“一点点高的孩子，被排成一溜坐在板凳上，要不是老百姓使劲磕头求饶，都枪毙了。”

在日军展开战略进攻，国民党军不断撤退，华北战局危急之际，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于1937年8月至9月，从陕西东渡黄河，挺进华北前线抗战。

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决定，八路军担负着创建抗日根据地、钳制与消耗日军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、发展壮大自己的基本任务，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。

1937年9月25日，八路军第115师在阳高县100多公里外的灵丘县平型关附近，歼灭日军精锐部队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。

聊起关于婚姻的记忆，安焕珠直拍炕。“炕上没席，墙上没皮。”

晋冀蒙交界处的阳高，是古地。自赵武灵王设县高柳，金改名白登，清雍正三年改称现名，阳高迄今已有2300余年的历史。

“二姑就是打游击的，白天都上山了，黑夜下来。”师荣秀说。

同年6月，八路军359旅718团进驻西团堡，在桑干河两岸开展对敌斗争，并建立高(阳高)原(河北阳原)同(大同)镇(天镇)抗日政权。

次年，八路军120师政委关向应、359旅旅长王震等主持召开了会议，布置抗日反顽斗争，并决定在阳高等地成立抗日游击队。

坚持抗争迎来了胜利的曙光，1945年8月，八路军收复阳高县城，阳高迎来第一次解放，抗日战争

取得胜利。

次年，在阳高的八路军奉命进行战略转移，阎锡山占领阳高县城。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二次解放阳高全县。

**给人家打短，挣点食物  
喝糊糊，多了一天喝三顿，  
少了一天喝一顿**

师云的大伯死在了食物上，不是饿的，是撑的。

这段历史，钮六连很少对孩子们说。也是记者采访起来，师荣秀才知道。

从一个庄户人家嫁到另一个庄户人家，钮六连的日子没变好。

在娘家时孩子多地少，不够吃。

婆家干脆没有地。

钮六连的丈夫弟兄两个，他是老二。

婚后的日子依然痛苦，“不够吃，男人们出去给别人打短(当短工)，谁雇给谁干，给人家受(受苦)，换来几斗米几斗面。”钮六连说，就这东西她也没见过，都被婆婆保管着。

“也碰(时候)，多的时候一天吃三顿两顿，少的时候就一天一顿饭，一顿只有一碗糊糊。”钮六连说。

因为下雨，山上的沙土冲到了田里。师荣秀的大伯给人去担沙，中午主家管吃一顿糕。

“糕难消化，又吃得太多，回来就吐了血。”钮六连说，大哥因此落病根，没多久就去世了。不久后，大嫂改嫁了。

“拔苦菜、摘树叶、喝糊糊。”安焕珠18岁嫁到义合村后，丈夫弟兄7个，只有三四亩地，不得不租别人的地。

“高粱、谷子，打啥吃啥。”吴生文说，有的年份雨下得大，得双手在地里抠土豆。

解放了，钮六连家里终于有了地。但那时收成不行，“吃谷不吃米，收成不赶嘴”。

《阳高县志》记载，1949年，全县农业总产值只有1114万元，粮食亩产只有45.5公斤，人均占有201公斤。

那时的日子真不好过。1943年出生的吴生文说：“上学时没袜子，后脚跟磨出血，等到不磨了，鞋也坏了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阳高推广大泉山经验，治山治水，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改造自然环境，终于管住5道河，筑起30座水库，打成上千眼井，治理了10万亩滩，植下了几千颗树。昔日荒秃秃的黄土岗、白茫茫的盐碱滩，成了基本农田，有30%多的土地变成水浇地。

“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，艰苦奋斗呗。”吴生文说。

1957年出生的师云还记得父亲去世的情景：“他给集体放牲口，被踢坏了肝。”

安焕珠的大儿子吴生文比三儿子吴生功足足大了14岁。

吴生文回忆，母亲一共生养了10个孩子，但只有6个活了下来。“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，五六岁时夭折了，在

老三之前，又有三个孩子没成人。”

1976年，安焕珠的丈夫也去世了，因为“天气冷，吃得赖，还有病”。

到1978年，阳高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4000万元，粮食亩产提高到116公斤，人均占有达到350公斤。

改革开放的这一年，师云去部队当兵了，吴生功要结婚。

这一年，师云第一次吃饱饭，第一次吃上白面馒头和米饭。

安焕珠一家面对1000元彩礼钱的缺口120元，死活借不回来。

“凑不够就得散，我妈一咬牙，通过打听名字，一个人找到了在市里铁路部门工作的表姑，借回了钱。”吴生文说。

4年后，师云退伍回家。

这一年，阳高县各大队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土地分到户。钮六连家分了8亩地。

吴生功终于也能吃饱饭了。

《阳高县志》记载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诸多方面克服了“大锅饭”的弊端，因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。到1990年，人均粮食占有501公斤，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9元，1978年的65元，提高到391.2元，粮多钱多，农民温饱基本得到满足。